

魔醫劫

ROBIN COOK 著・殷金生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一六四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五一

魔醫劫
MINDBEND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5

原 著：ROBIN COOK
譯 者：殷金生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帳戶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芳·陳昱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鍾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余國芳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黃玲玲·李純慧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初 版：中華民國七 〇 年 一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

本書定價：新臺幣90元

「強盜」是偉大的世界文學名著之一。該劇的情節——兩個結怨兄弟的故事——席勒採自詩人蘇巴爾特的短篇小說。這小說敘述兩個貴族子弟，卡爾和威廉——卡爾年少縱飲，然而是一個品質高尚的青年；威廉則陰險吝嗇，毫無一點德性。威廉使用欺騙和捏造的手段，唆使父親與直心腸的卡爾不和，因此使他長兄陷於赤貧的生活。後來，卡爾在離他父親堡塞不遠的地方做伐木僱農，因偶然的機會會把他的父親從一羣蒙面盜匪的手中救了出來，這些盜匪就是陰險的威廉遣派來的。父親知道了兒子們的真相。愛子卡爾慰藉他的暮年，而卡爾也不念舊仇，懇求父親饒恕了威廉，威廉痛悔前非，後來在德國遙遠的一隅領導一個虔誠的宗教團體。這個故事是有真事做根據的，蘇巴爾特曾建議文壇上的朋友利用它來寫成更詳盡的長篇小說或者劇本。

卡爾學院中的這個沒沒無聞的學生（席勒）響應這個號召。他以真正劇作家的手，那怕由於年輕而不夠堅強，就在他的劇本「強盜」中體現了那一世紀的思想上和生活上最尖銳的矛盾。至於席勒，我們在下文會看見，還未能給當日德國那些典型的社會矛盾以正確的說明，還看不到克服這些矛盾的可能的方法——那是另一回事。然而，這些矛盾，在尖銳的戲劇衝突中彼此對照起來，就決不會漏出當代人及其晚輩的視野了。

「強盜」是與強有力的德國文學有着血肉關係的，德國文學在僅僅十年之間創造了萊辛的「愛彌利亞·迦洛蒂」和「智者納坦」，歌德的「葛茲·封·伯利興根」和「少年維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亞當・史柯柏——醫科三年級生，亞藍製藥公司的推銷員。

亞倫——醫生，腦科手術的受害人。

珍妮佛——亞當的妻子，舞蹈家。

范得——珍妮佛的主治醫生，婦產科醫生。

賴瑞・弗雷——亞藍製藥公司的受害人。

第一章

亞當·史柯柏睜開雙眼，臥室裏仍是黑濛濛的一片。一陣急促刺耳的警笛聲傳來，隨後就又漸漸地由近而遠，消失於黑暗之中。也不知那究竟是警車、消防車、還是救護車，才不過大清早，竟已有入遭到了災難。

亞當將手伸出溫暖的被窩，把眼鏡戴上，看到鬧鐘上的石英顯示器，寫著四點四十七分，才算鬆了口氣，縮回手臂，打算再睡它個十來分鐘，想好是要在五點正起床的，以他今早全身每一條神經幾乎全緊繃起來的情況，這回他是絕不會睡過頭的。

他轉身貼向睡在他身旁的珍妮佛——他那年僅廿三，嫁過門才一年半的嬌妻——感受著她胸前韻律有致的起伏。亞當輕輕地將手移向她那結實、勻稱的大腿，凝脂般的肌膚，是那麼地光滑、柔嫩，幾乎沒有半點瑕疵。

珍妮佛輕吟一聲，隨即挪開她的腿，轉身背對著亞當。他笑了笑，即使是在沈睡中，她都是那麼

不爲所動，她那固執已見的強烈性格，有時雖使得亞當疲於招架，却也是深深吸引亞當的原因之一。

他再次瞥一下鬧鐘：四點五十八分。這一回，真是不能再賴了。他翻身下床，摸黑往浴室走去，却不慎一腳踢中珍妮佛用來當桌子的樹幹，他強忍著疼痛，沒敢叫出聲來，踉蹌地奔進浴室，匆匆坐在浴缸旁邊揉捏著受傷的腳趾。亞當對傷痛的忍耐力比一般人確實低很多。

第一次發現這個事實，是在他還在高中担任足球隊時候的事。由於他塊頭大，幾乎每一個人，包括他自己在內，都認爲他應該參加足球校隊，尤其是因爲他已故的哥哥大衛，生前是鎮上的足球明星。但事實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順利，幾場比賽受過皮肉之苦之後，亞當私下認定，像足球這種激烈運動，他是絕對比不上他老哥的。

甩開這些無謂的往事，亞當很快地淋浴、刮臉、梳洗完畢，然後匆匆地換上衣服，總共不到十分鐘時間，他已坐在那間窄小擁擠的廚房裏，喝起咖啡來了。他環視着他們這間破舊不堪的老公寓，心中不禁再次許下重誓，只要醫學院一畢業，他一定要替珍妮佛找間比較高尚的公寓。回到客廳之後，他立即坐回書桌上，面對那疊他昨晚已啃了一夜的論文草稿。

一股焦慮很快地自心底湧出，再過三個多小時，他就得在班上同學等著笑話的情況下，當著諾頓教授的面，登台發表論文。除了查爾斯·漢遜之外，班上同學幾乎全看準了他會在台上出洋相，他向來不善於演講，這一點比起他父親，又是一個自嘆弗如——他父親一直都是家鄉鄰里公認的辯才，他却一點也沒學到。爲求自己到時候能表現得理想些，他不得不趕大清早就起床，把那些講稿再複習一遍。

雖然時間還早，窗外已開始有了嘈雜的人聲，亞當潤潤喉嚨，開始大聲地發表他的論文，就當諾頓教授已經在場評審似的。

若非今早的氣溫太高，熱得她直冒汗，要不是九點正和醫生有約，珍妮佛至少睡到十點才起床。她踢開了蓋在身上的棉被，仍懶洋洋地躺在床上賴著，直到昨晚那件事又閃進腦海，她才真正地驚醒過來。經過一個月的掙扎，昨天終於鼓起勇氣，買了一個驗孕劑回家。她的月事已遲了兩個月，而且最近常會噁心想吐，她實在不得不早點弄清事實真相。亞當這一陣子爲了論文的事，忙得不可開交，心情也急躁不安，除非百分之百確定，她並不想拿這件去煩亞當。然而，昨晚的試驗顯示，似乎真的是懷孕了，今早，她必須再去婦科醫生那裏檢查一遍。

她小心翼翼地下床，心裏納悶着是否有任何人會瞭解：像她這麼一位活躍在舞台上的舞者，居然每天早上都在筋骨痠痛僵硬的情況下度過的。她伸伸懶腰，却揮不去心中的恐慌，她又覺得一陣噁心……

『噢！上帝！』她怨艾地長嘆一聲。萬一她真的懷孕，那該如何是好？目前家中唯一的收入，全賴她在傑森·康納得舞團跳舞的所得，若非她母親經常背著亞當塞錢給她，生活開銷根本無法應付，如今，他們得拿什麼來養這個小孩呢？不過也有可能她昨晚驗錯了，她一直都在使用IUD避孕器，據她所知，那還是目前除了服避孕藥外最有效的一種方法，按理應該不會出錯才對。如今只有范得醫生才能給她一個最明確的答案。

她看看床頭那座新力石英鐘，事實上那也是她母親送給他們的，只是她沒敢告訴亞當，因為亞當對她母親的施捨，反應一直很強烈，甚至認爲那是一種對他私生活的干擾。有時候珍妮佛也會覺得，那是由於亞當的父親太過吝嗇的緣故，當初史柯柏先生打從一開始就反對亞當娶她，後來知道亞當跟她已暗地裏成婚，一氣之下宣佈絕不將名下財產贈予亞當。如果老傢伙再知道她懷孕的事，八成更會氣得不成人樣，想到這一點，珍妮佛倒還有些安慰。

梳洗完畢之後，珍妮佛對着鏡子強作出一臉微笑，然後走進客廳。這時候，亞當仍在發表他那已

複習了N次的論文。

『一個人自言自語，這不是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症狀嗎？』珍妮佛調侃道。

『幽默！』亞當笑著應道：『妳這睡美人今早怎會那麼早就起床啊！』

『你論文準備得怎樣了？』她伸手環著他的頸子，印上輕柔的一吻。

『已縮短到十五分鐘內就可發表完，其實也只有這麼多能說的。』他回吻了她一下。

『亞當，你會通過的。別太緊張。這樣好了，你何不對著我來發表？』她倒一杯咖啡，拉一張椅子在他面前坐下來。『你的病人患什麼病來著？』

『Tardive dyskinesia。』

『這是什麼鬼病？』珍妮佛問。

『一種因神經組織錯亂所造成的生理行為失調，一般多為心理醫療藥物使用不當所造成的……』珍妮佛點點頭，裝出頗感興趣的模樣，但是沒等亞當開始作進一步的說明，她的注意力就又轉回到自己懷孕的問題上。

第二章

克拉克·范得醫生的辦公室，坐落在公園大道附近的卅六街上，珍妮佛先搭地下鐵到卅三街，然後才步行前往，推開診所大門，迎面而來的，即是一股刺鼻的藥味，她向來不喜歡看婦產科，加上這回很可能是懷孕，心裏的感覺尤其惡劣。

廳裏此刻早已坐著許多候診的婦人，珍妮佛並沒去計算人數，但她知道少說也有十來個，而且大部分都打扮得很入時，有些在看雜誌，有些兀自織毛線，顯然要想見到范得醫生，還真得等上一陣子。

掛完號之後，珍妮佛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來，順手取了本近期的『紐約客』雜誌，百無聊賴地看著，心中却忍不住在擔心，萬一真的懷孕，亞當會是什麼反應？

捱了幾乎快兩個半小時之後，終於輪到珍妮佛，她起身跟著一位護士，一塊走進一間診斷室。

『把身上衣服全脫掉，換上這一件。』護士邊說邊遞給她一件紙衣。『我跟醫生稍後就會進

來。」

沒等珍妮佛來得及問任何問題，那名護士已轉身離去，並且關上了房門。

房間裏陳設非常簡單，一個磅秤、一個塞滿穢紙的垃圾筒，一個供病人躺臥的平枱，下半截還設有兩個腿架，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個簡單的櫥櫃和一個洗手槽。區區十呎見方的空間裏，放進這麼些裝置，給人的感覺實在是談不上舒適，而且，在她的記憶中，范得醫生對病人的態度，並不怎麼友善，若非當初亞當堅持他的醫術很好，她才不願意來這裏作檢查。

她不曉得護士何時會再進來，先忙著把外套和皮包掛進櫥櫃裏，並儘快地褪掉身上的每一件衣服，拿起那件紙衣比了一比，面對上半身那V字型的開衩，她一時弄不清是該穿在前面還是後面，結果她還是選擇了穿在前面。穿好紙衣，她又不知所措起來，她究竟是該站在那兒等醫生進來，還是先自動躺到平枱上去？赤腳站在地板上，有些寒意，最後決定爬上平枱，靠著平枱邊坐著。過一會兒，那名護士終於急匆匆地跑了進來。

『抱歉讓妳久等，』她狀極厭倦地說道：『最近愈來愈忙，又有一名產婦馬上就要生了。』她很快地替珍妮佛磅體重、量血壓，並叫她進廁所取尿液作檢驗，當珍妮佛出來時，范得醫生已準備就緒等著她了。

對於外型俊俏的婦產科醫生，珍妮佛總是心存很多疑忌，范得醫生不僅高大、黝黑，而且留著一頭亮黑的頭髮，看來實在不像個醫生，倒像是個飾演醫生的電影明星。他的鼻梁上掛著副眼鏡，一等她進門，就抬起頭，經由眼鏡架的上方看她一眼。

『早！』他簡短地打聲招呼，隨又低下頭去看她的病歷，護士退倒一旁，開始在水槽邊準備一些不銹鋼製的鉢盤和其他醫療器具。

『史柯柏太太，你先生是亞當·史柯柏，還是醫科三年級的學生。』

珍妮佛不知范得醫生這些話是否在問她，只好點點頭，簡單地應說沒錯。

『這個時候懷孕，實在不很適合，史柯柏太太。』范得醫生道。

珍妮佛立刻感到他這話很唐突，若非她現在身上只穿件紙衣，她真會跟對方吵起來。

『我並不想懷孕，』珍妮佛回道：『所以一年前我才會來你這裏安裝避孕器。』

『妳的避孕器呢？』范得醫生問。

『我想應該還在裏面。』珍妮佛應道。

『什麼叫妳想還在裏面？』范得醫生又問：『這種事妳自己會不知道嗎？』

『我今早檢查過，那根管子還在。』

范得醫生搖搖頭，似乎在表示對她的愚昧很不可理喻，並在她病歷表上寫了幾行字，然後抬起頭，取下掛在鼻梁上的眼鏡。『根據妳一年前在此填的病歷，妳說妳有個弟弟，生下來才幾週就夭折了。』

『是的，他是個患蒙古症的嬰兒。』

『你母親生他時是幾歲？』范得醫生又問。

『大概卅六歲左右，』珍妮佛應道。

『這種事妳應該知道清楚點才對，』范得醫生略嫌厭煩地說道：『回去查清楚來，這份資料得列在妳的病歷上。』

說罷他就放下筆，拿出聽診器，替珍妮佛做了一番快速而詳細的檢查，從她的眼睛、耳朵，還有心、肺的功能，全都看過一遍。檢查時一句話都沒吭。弄得珍妮佛渾身不對勁，只覺得自己像一塊任人宰割的肉，毫無安全感，就算他醫術再好，至少也該給病人少許安慰和溫暖才對。

檢查完畢之後，范得醫生又在病歷上填進一些他的檢查所得，隨又問起她月事來潮的情形，以及